



陈 景 文

人 生 之 歌

作家出版社

人 生 之 歌

陈 景 文

作家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彦琪

题 字：臧克家

人 生 之 歌

陈景文著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鹤岗日报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5.5 字数：160千

1986年9月鹤岗第1版 1986年9月鹤岗第1次印刷

印数：0001—31,100册

统一书号：16248·118 定价：1.20元

目 录

序.....	高占祥
——激人奋进的信仰之歌.....	(1)
思索之歌.....	(7)
蓓蕾之歌.....	(14)
教师之歌.....	(19)
我们之歌.....	(26)
祖国之歌.....	(33)
儿女之歌.....	(44)
改革之歌.....	(51)
人生之歌.....	(62)
信仰之歌.....	(104)
青春之歌.....	(129)
后记.....	(171)

激人奋进的信仰之歌

——为诗集《人生之歌》所序

高 占 祥

诗应给人信心和力量，政治抒情诗尤应如此。由于曾有文学创作上的粉饰生活，虚假堆积成豪言壮语，就连带有明显政治倾向的政治抒情诗，也脱离了诗应该与人民同命运这个最起码的常识了。那么，怎样才能使远离读者的这种艺术形式，再重新焕发出火热的激情，取得人民的信任从而使人民受到鼓舞呢？我认为最根本的就是要有真情实感。翻开《人生之歌》我便有这样的感觉。

作者是一位富有生活激情的年轻记者，出身于农村。集子里所选的十首长诗，记录了他对来自基层的苦乐悲欢所激起的思索和告别了温饱之后人们开始的追求。“三千六百个日夜过去/在抽泣和祝贺中/我们有了思索/她的行驶/是多么沉重/连坚定的大地/也会超出负荷/连那巍峨的群峰/都是乘客/思索者的胸怀博大呀/肩头上扛着的/最少也是一角祖国。”他为什么敢将自己的思索，向人民敞露呢？是党的三中全会以后文艺“双百”

方针真正的落实，使他知道“我们的思索/不会倒在血泊/我们的思索/仍然是对淫威的捕捉/北京的彩虹/还是囚绳/捆绑的却是/思索之铍/蹉出的齟齬/在权力筑起的暗室/在失去党性的餐桌。”

历史证明，凡有前途的诗人无一不是把祖国的命运和人民的命运同自己紧紧地连在一起的。作者和千百万青年一样是在动乱中度过了天真的少年时代，经历了从徬徨、犹疑到追求、觉醒的生活之路，所以，他对动乱后祖国的新生有着一股诗人所特有的自豪感，经过丰富的生活体验，他得出结论：“我们思索过/人生的路/你怎么越走越窄/那是个人/在民族之林中的坎坷/我们结论过/谁也不信/那是渺小/对伟大的疑惑/(尽管，生活中，还有权贵的大门，关住的笑声，发腥的双足，踏着馨香的原则。)诗，还应是时代的号角，为人民吹奏起悦耳雄壮的战歌。这本诗集记录了一代青春的思索，也收容了他们在进军途中豪迈的步伐，关注社会矛盾，笔端触向政治问题，对前进的社会给予积极影响，读之使人振奋，这可能是这部诗集的最大特点。他在《我们之歌》开篇就这样写道：

“慈祥的白发，
用诗的含蓄，
朦胧着未来；
可那岁月的沉重，
压成的省略符号，
却把八九点钟的太阳，
删节得那么苍白。
于是，失去了兴旺时期，

那美好定义的我们，
只好集合成
青春的浩荡，
撕碎这人为的狭窄……
呵，就是我们，
就是我们这一代，
用心灵接着历史
甩下的唉声，
沉重的负荷，
让我们只好结束，
走向何方的徘徊。
今天，才是我们
懂得点马列的时候，
回首赤诚充实的虚假，
真的结束了，
遥望远山的那声自语：

“历史呀，你不该……”

我觉得这才是一代青年对待历史的态度。“我们不能总坐在血泊中，总结残酷的冬日，让春阳悄悄逝去。”

陈景文同志重视以社会生活重大问题作为题材，面对我们雄壮进军中出现的问题，亦善意地批评。一九八四年城市改革刚刚拉开序幕，他就在《改革之歌》中疾呼，“是谁把百米冲刺/挤进了马拉松的跑道/阳光下/虽有很多误解/却不允许角落里/再戴血的镣铐。”正因如此，他写英雄人物也别具一格。在歌颂朱伯儒的《信仰之歌》中，他对社会上的阴暗以疾恶如仇的笔锋进行了抨击：

“生活的窗口/溶进这耀眼的绿/人民的心空/才能滚动这温暖的雷/我们的时代/不能没有你呀/没有你的社会/再唱燕舞莺歌/伴着潺潺流水/也是心灵没障的平安/带有所求的恭维/也是虚假堆砌的赤诚/苍白聚成的明媚……/高唱《国际歌》/为什么不用身躯/铺筑布尔什维克的路/热爱共产党/为什么不把心田的草荒/换成引蜂逗蝶的花卉/七尺男儿/是人民育哺/消耗着成吨的粮食/还化不出几斤汗水/却在那里津津有味地谈论/不给报酬/就学不到/那高尚的行为/同志呀,如果/你也是执政党的/一名骄傲的战士/时至今日/还聊以自慰/那就请听听吧/听听这真诚的奉劝/走吧,走出这光荣的行列/历史,也会铭记你/捍卫了庄严的光辉。”此诗写于朱伯儒事迹初见报端,对社会现象的深刻解剖,就是在改革大潮发出强烈音响的今天,也还能听到赤子之心的跳动声音。

可以看出,陈景文受马雅可夫斯基和贺敬之诗歌的影响是很大的,尤其是“《雷锋之歌》这首曾在人心熟透的诗篇”,对他的影响更为深刻。他追求磅礴气势,让通篇诗作都贯注激情,但又不失生活气息与细腻的感情。他能调动自己学到的知识,能用切身的感受编织绚丽的生活画卷,给人一种开阔的感觉:“中国的青春/还是马列主义指点/重复着先哲的警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就是我们的朝气/薰染的生活呵/夜夜都有/星月交织/天天都是/鲜花不断。”当张海迪、朱伯儒、丁红军等新时期英雄人物一经出现,他激动不已,但他感到时代前进了,艺术手法不能停留在六十年代的水平。他在诗海里探索前进,努力让这些闪烁着雷锋精神的人物在新时代走向人们的心灵。所以,他的有些作品在社会矛盾的展示和

写作手法上，比六十年代的政治抒情诗有一定的深化和创新。他说：“也许那/谭四滚子/满脸的狰狞/和雷锋的微笑/鲜明的爱憎/把六十年代的祖国/织成了火热一团/在为撞响/四化晨钟/攻关的今日/还驾驶着雷锋的汽车/能否再开入/人民的心田。”这确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他是怎么认识的呢？“人们怀念雷锋/曾是因为/雷锋已经走远/我燃烧起/这爱的火焰/真的是因为/这爱就在眼前/谁说雷锋/在我们这个时代/已失去特点/他那春天的温暖/灌进了秋风落叶/夏天的火热/不在拒绝着/冬天的严寒。”他笔下的青春是多么的合情入理……可以说粗犷、豪放是他诗作的基本格调，与时代同步是他诗歌的主旋律。“啊，我们的大地/荡着倩笑的东风/每一寸土壤/都蕴藏着丰富的情感/发现一棵幼松/就必然会有/黛绿的群峦/我们的江河/酿着欢呼的音响/每一朵浪花/都溶入了/富有的水面/只要发现一座桅杆/就必定涌出/无际的风帆。”这不是粉饰，这是作者从心底为青春唱出的真诚的信仰之歌。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在作品中的体现。面对百废待兴的祖国，他在黑龙江大学有两千多师生参加的诗歌朗诵会上朗诵了自己写的一首诗，竟然激起七八次长时间的热烈的掌声，在场的老诗人为一首短诗能引起这样的气氛而激动、骄傲。他说：“郁闷无神/只是有所堵塞/承认有病/但不是癌！”说的多么坦率，多么富有哲理，他相信明天是壮美的，总是用激情激发人们的热情。但他不是没有注意到还有很多不快之事，淤塞着人们的感情。他说过：“蜂群可爱，队伍中也会掺进几只苍蝇，几株枯枝压不住生命的青藤，几股冷风挡路，前程仍然辉煌

壮丽，几片乌云遮月，今夜仍是灿烂星空。”他在《青春之歌》写道：“尽管，有的人／已经千百次嘲笑／也嘲笑过我／爬上参天的榆树／构思的那顿／忆苦的饭／而忘了，不用忆苦／就眼泪泡心的社员／怒对着权势／侵吞着“思甜”的酒宴／难道因为这些／就该无视／万人坑里／子弹穿透的白骨／^吻歌乐山下，那带血的铁链。”对于一个青年诗人，能对今昔有着分明的爱憎，确是难能可贵的。

他对自己的诗做过注释，有过估价。歌颂张海迪，他说：“不是想说／一岸浓荫／也能护住几里水域。”写朱伯儒他讲：“不是说，你是神奇的化身／一旦出现／狰狞的恐吓／也能变成／和善的风吹。”赞唱了红军，他写：“我是在想／再多一些壮丽／摇动着生活／就少一些／感情的沉淀／每一个新晨／都有奔腾的春风／奏响的生活强音／那在歌的海洋／我们该有／多么庞大的乐园／我们都来珍惜／这旗帜的骄傲／谁还敢把／血染的鲜红／当作华丽的地毯／我们的先锋战士／都能重视起这平凡／虚伪的庙宇／该会节省多少香烟”。从这些寓意深刻、朴实无华的诗句中，我们看到了政治抒情诗增添了新的血液，也证明着一个诗坛的新人在走自己的路。

我之所以对一个青年诗人的作品举例谈了这些，是为了呼吁我们的时代能多产生一些对四化建设有推动意义的精神食粮，对我们前进的队伍有更大的激励作用。感伤的时代已经过去，诗人应从狭窄的自我中冲突出来。至于诗集的不足和缺点，留待广大读者和行家们评议，还是那句话，我是以一名作协会员的身份来向作者祝贺和向社会呼吁的。

一九八六年九月十日于北京地安门锥把胡同

思索之歌

——写给我们这代人

当一天祥云，
遮住一地狂热，
我才发现，
心壁的野草，
织着彩色花环，
正在哀悼，
一个强直的思索。
于是，一切都开始了宁静，
可宁静并不是沉默！
看呵，哀悼中，
有多少伟大的复活。
谁说，一场浩劫，
留下的只是
灾难的沟壑，

面对九泉之下的张志新，
我坦然地说：
没有那漫地的荒芜，
就没有这辽远的丰硕。
大海托起朝霞，
朝霞倒让大海改了颜色；
雷鸣扯起云雨，
云雨倒把雷鸣淹没。
千奇百怪的世间呵，
容着多少辛酸的抽泣，
和不知为啥祝贺的祝贺……
三千六百个日夜过去，
在抽泣和祝贺中，
我们有了思索。
她的行驶，
是多么的沉重，
连坚定的土地，
也会超过负荷，
连那巍峨的群峰，
都是乘客。
思索者的胸怀博大呀，
肩头上扛着的，

最少也是一角祖国。
于是，历史让开了一条大路，
让那沉重的，
不能再沉重的思索，
走向了无边广阔。
放心吧，张志新姐姐，
我们的思索，
不会倒在血泊。
我们的思索，
是在阳光下进行，
我们的思索，
仍然是对淫威的捕捉。
北京的彩虹，
还是囚绳，
捆绑的却是思索之铤
踉出的齧齧——
在权力筑起的暗室，
在失去党性的餐桌……
这种耕耘，
是我们的骄傲呵，
开荒灭棘，
那是我们永生的品格。

呵，我们不是，
失意下收回的笑——
那“看破红尘”的先知，
我们不是，
放了火药，
还想射穿物体的弹壳。
我们是，把我们本身，
溶进无数自我的自我，
我们是，云雾山中的夜，
银河下，旺燃的灯火。
我们思索过，
“人生的路，
你怎么越走越窄”——
那是个人，
在民族之林中的坎坷，
我们结论过，
“谁也不信”——
那是渺小，
对伟大的疑惑。
（尽管，生活中还有
权贵的大门，
关住的笑声，

发腥的双足，
踏着馨香的原则。）
啊，既然这思索的犁铧，
是在那个苦难的
年代里铸造，
我就敢讲：
灾难并不是
吞食一切的漩涡。
它给了我一把，
打开思索大门的钥匙——
冷静后的奇迹，
压倒了多少神话传说……
呵，我们的思索，
是发咸的汗水，
泡重了每一个音符，
在事业中滴落，
一路呼啸，
织成改革之歌，
我们的思索，
是沸血的激动，
在心灵滚热，
红润着每一张日历，

奔向前方，
写成对未来的负责。
历史已经这样明确，
现实还在这样写着：
没有思索，
是可悲的拼搏；
失去思索，
是发展的险恶。
思索的延长，
是缩短的曲折；
延长的思索，
是继续的凯歌……
是的，是在这，
一天祥云，
遮住一地狂热
而后的时刻，
思索汇成大潮，
驮着千舟万舸——
甩落心壁野草，
织成的彩色花环，
悼念的强直思索。
迎着新的十月的风，

驶向这新的世界。
呵，新的思索的复活，
年轻了我，
和我年轻的祖国……

写于一九八一年